



一树桂花满城香

□ 荷韵

“昨夜西池凉露满，桂花吹断月中香”，衙前河畔的阳光房，因坐北朝南，每天只要太阳起身，就会将阳光装满阳台，阳台装不下的，就会塞进客厅和房间。白露刚过，朝阳裹挟桂香唤醒我的秋梦，好香，我翻身起床，换上运动鞋，向着太阳的方向寻桂蹭香。

我最喜爱的花香一曰兰花，二曰桂花，她们幽香而不露，秀丽不娇，清雅高洁，香气浓郁，久闻不厌。只是兰花生于空崖，幽于山谷，清冷孤傲，一般人难于亲近，属于远离尘嚣的隐士。桂花则亲民多了，不管是喧嚣闹市还是阡陌乡野，都能入乡随俗，安居乐业。“结庐在人境，而无车马喧”，再喧嚣，她也能闹中取静，安暖独放，清香悠远。

一直纳闷，这么灵气的物种啥时候开始引种的？“度娘”告诉我，桂花原产我国西南喜马拉雅山东段，春秋时期就有记载，汉代有栽培，唐宋时期广泛应用于园林观赏。发展至今天，桂花不仅是用于园林设计的必选树种，而且在旅游路线、老百姓的房前屋后都有栽植。

桂花不仅有观赏价值，更是传统美食的甜点。记得舌尖上的中国有关于桂花酱的描述：鲜桂花与柠檬加糖或蜂蜜腌制，甜香的滋味会在舌尖上二次绽放。当时节目播出后，口水流一地，赶紧上网淘该桂花酱，却被告知断货，因而懊恼遗憾很长时间。随后吃过以桂花酱为佐料的糯米藕，炒年糕，山药条，一个个香甜软糯，口齿留香，这更滋长了来年亲自自制桂花酱的想法。谁知第二年久旱无雨，禾木干枯，中秋都过了，小城的桂花却像串珠似的，该吐香的时节集体失声。问讯吴刚何所有，吴刚说月宫里也没酿桂花酒！后来去安庆出差，住于碧桂园。碧桂园酒店四周皆是桂花树，酒店外圈是荷塘，这地方该不缺水吧？但桂花树就是沉得住气，几近十月了，依然保持沉默。酒店住了两三天，快要结束行程的时候，一早醒来满室生香，原来庭院的桂花在一夜之间开始绽放。返回我们山城，过了约莫十来天，也开始听到桂花开放的消息，不过那香似乎来得晚来得稀疏来得冷淡，桂花酱也就一直搁浅在梦里。

今年的小城，依旧青山揽怀，绿水穿境，不过，衙前河畔、滨河大道树长高了，青草长了一茬又一茬，紫薇还没谢幕，到处绿荫满地。特别竹篙尖公园和南园桥底，暗香浮动，香远益清，这个季节桂花是主角。红彤彤的丹桂，素白的银桂，还有黄灿灿的金桂，她们躲在肥厚的绿叶间，藏在温暖的朝阳里，像星星似镶嵌，到处香气侧漏，想不高调都不行。竹篙尖公园山顶，视野开阔，花湿露沾衣。小城高高低低的楼宇被浅雾透迤，蓝天、桂树、群山、彩虹桥，在镜头里苏醒成一幅生动的画卷，看起来鲜活，闻起来甜香。小城，有碧桂园不一样的干净、通透和负氧离子的环流。

从滨河回来，在家附近察看了一圈，发现方圆十米之内没有桂花树，难道这花香来自竹篙尖？来自滨河大道？想必是又不全是。随着全县人民撸起袖子加油干，何止小城，哪个乡镇不是花园，何处不能闻花香？

月中遗桂子，花开满城香。趁着花正好，天微凉继续蹭香去，有约的不？

早晨的风湿冷薄凉，阳光下的露珠寒光四射，老屋园子里的一片洋姜花却开得一年比一年繁盛，一朵一朵温暖的小太阳似的，热情地点亮了深秋的寂寞。

童年时，比洋姜花矮了足足一大截的我，总是傻傻地想象着洋姜花会和向日葵一样，结满香喷喷的葵花籽。每年洋姜花开的时候，我是在地里找来找去，满身裹着甜蜜的清香忙碌。直到白色的霜花覆满了绿叶也没有了花朵，我盼望的葵花籽一粒也没有看到的时候，我就会非常失望地跺脚，把洋姜根踩得东倒西歪。慈祥的母亲笑着我的幼稚，拿了铁锹把洋姜根连根刨出。一嘟噜一串的洋姜堆在深褐色的土地上，在阳光下闪着白亮的光芒，唤醒了我朦胧的记忆。满脸的沮丧被眼前的惊喜取代，我忙不迭地捡拾着洋姜，开心的笑声随风飞到高高的树梢，那些枯黄或者半绿的叶片也瞬间变得生动了起来。

母亲将新鲜的洋姜洗净切丝，粗粗的大盐粒用大擀面杖压碎，均匀地洒进洋姜丝里搅拌均匀，脆生甜丝丝的，是吃玉米饼子最好的下饭菜。如果碰巧哪个孩子感冒发烧不爱吃饭了，母亲就切两个洋姜，偷偷地磕一个鸡蛋炒熟，孩子吃个碗底朝天，钻到被窝里睡上一觉，香甜的梦境里常常开满了金黄的洋姜花，暖暖的馨香四处弥漫。

剩余的洋姜，母亲洗净晾干后放进咸菜缸，码厚厚的一层洋姜撒上一层粗盐，再码厚厚的一层洋姜撒上一层粗盐，直到缸满为止。等到屋檐上悬挂着的几根喇叭花茎冻得硬邦邦的，洋姜就开始入味了。母亲蒸玉米饼子炒地瓜的时候，我们就去缸里捞出几块洗净，在满屋的热气里一口玉米饼子一口咸洋姜，咯咯吱吱吃得满头冒汗。母亲开心地着她的孩子们，再次拖了铁锹去刨剩下的洋姜了。

霜下得越来越厚，地皮已经开始上冻，母亲的脚下就得用上十二分的力气。好不容易刨到地块最中间的洋姜，母亲却不刨了。她用铁锹把周围的土块往中间扒拉平整，再用脚踏实。我曾经很是疑惑地问过母亲，那些洋姜长得也很好，为什么不刨了。母亲说不是不要了，是留作种子。我又问为什么每年都留中间的呢？难道边上的洋姜不长牙吗？母亲说只要春天来了，埋在地里的洋姜都长牙，但是洋姜的生命力太强了，不怕冻不怕旱，三两块洋姜埋在地里，很快就能蔓延成一大片。如果在地边上刨种子，那园子里就不用种别的什么东西了，全是洋姜。

绵绵秋雨飘过几场，聒噪的蝉鸣渐渐远了。一些高高低低的雁声排过高远的天空，脚下的落叶无奈地蜷曲着堆积成别的姿势。我在园子里种下的洋姜花热烈地盛开了，一片一片细长的花瓣上，点点露珠晶莹着耀耀染金的金黄。在这湛蓝如洗的天空下，我痴痴地想着，这些透明的心里包裹着的，应该都是一粒一粒浓得化不开的乡愁吧。

柿子熟了

□ 孙同林

秋天里，从小镇徒步回家，站在桥上四处张望，目光被一户农家院子如画般的美景吸引住了：一棵只剩下几片叶子的柿子树上，挂满了小红灯笼似的柿子，红红的柿子映在灰白色的墙壁上，那种美感直觉得是哪位大师笔下的写意。

默默观赏良久，忽然想起齐白石老先生留下的许多幅“柿柿如意”的国画，齐老画过各色柿子，有青、绿、橙、红。因为在民间柿子有“事事如意”的寓意，齐老画的柿子，有孩童般的天真童趣。他喜欢把柿子与小动物、蔬菜放在一起画。比如《柿子螳螂》《鼠趣图》《丝瓜柿子》《柿子白菜》等等，柿子置身其中，或幽默风趣，或拙朴生动，浑然天成，画家一颗有趣的灵魂跃然纸上。

村子里的人们曾经称柿子树为吊红，想想也有道理，它是在树枝上吊着红的。小时候，老家的柿子品种差，几乎都是毛柿子，不管多红多熟，依然是涩涩的，吃在嘴里舌头会变厚，厚得拖不动。为了消

期左右，等熟透了再拿出来分给我们。我哪里等得及，不过两三天就会偷偷掀开木桶上的棉衣，为柿子们一个个“把脉”，拿在手上看看，握在手心捏捏，递到鼻尖闻闻，可它们却一点不懂我的心思，仍然冷脸相迎。有几次我实在等不及了，将半生的柿子塞进嘴里，我的舌头一下子被涩得抽不动了，真相便在母亲面前暴露无遗。成熟的柿子不仅好吃，也好看，圆圆的，红红的，通体亮亮的，摸上去柔软如水。轻轻地撕开皮，嘬一口，那满满的甜几乎融化了我。那是怎样的一种甜呢？人在饥饿的的时候，什么食物都是好的，在这个时候，柿子便是这个世界上最美好的食物了，它比山芋绵软，比蔗糖细腻，可能比蜂蜜还要好几分呢。那种甜不但富有质感，还有着悠长的韵味，它调动了我的味蕾，吮一口，内心里便生出一种说不出的满足和惬意。

“遥看一树凌霄叶，好似衰颜醉里红”，记忆里的柿子始终是美妙的，点点滴

滴回忆就像一首意境优美的诗，让人情不自禁地踮脚张望，但而今却有些寥落和寂寞了。

搬到小镇住以后，老家两棵柿子树还在，虽然已经是老树了，每年秋天依然会结出不少柿子来。到这时候父亲总是提醒我，柿子熟了，已经有鸟儿在偷吃了。我总是说最近比较忙，你如果有工夫，就先采摘下来送给邻居们吃吃吧。直到老父去世。现在想来，这里面有老父亲盼我回家，多在家里待待的意思呀，而自己因为年轻，全然没有领悟老人的心思。

“洲白芦花吐，园红柿叶稀。长沙卑湿地，九月未成衣。”又是柿子成熟的季节，满树柿子渲染得树上的叶子也红了，秋风过处，翩跹就简，果繁叶稀，一树柿子露着笑脸，似在向行人致意，或是在向这个季节虔诚地献礼。

家乡柿子又该红了，如今，还有谁呼唤我回家采柿子、吃柿子呢？



金秋西营 程小龙 摄

秋访蔡畈古村

□ 柳瑞林

蔡畈古村地处太湖县的库尾乡镇——汤泉乡金鹰村。秋阳高照，气候宜人，我和好友一行五人慕名去蔡家畈做了一次探访。

从花亭湖温泉度假村往前一华里，向左拐，蜿蜒而上，小车像一条负重的老牛，载着我们，在弯弯曲曲的盘山公路上艰难地爬行。路面狭窄，只能容下一辆车子单行，遇上迎面而来的车子，双方需及早鸣笛，减速慢行，或退往路沟，或退到岔路，从主路到达山顶的蔡家畈约七公路的路程，我们走了半个小时。

沿着路边红灯笼的指引，我们在午饭时间顺利到达蔡畈古村。造型别致的蔡畈古村大门旁，矗立着几块“安徽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”“安徽省摄影基地”“安徽省大学生写生基地”“太湖县首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”的匾额或碑石，蔡畈古村属于第一批国家命名的传统古村落，是大别山区传统建筑的“活化石”。大门的右侧是宽大的停车场。远远望去，一条窄而缓的溪流穿村而过，几道古老的石桥连接着两边的屋场。错落有致的古民居依山旁水，青砖黛瓦，黑漆漆的一片，屋后修林茂竹，一棵双人合抱的桂花树，像一把撑开着的绿色大伞，护佑着这百年老屋，一阵秋风吹来，香气弥漫，让人心旷神怡。整个老屋场共有四个堂轩，完全保持原始风貌，堂轩均由上堂轩、中堂轩、下堂轩三个部分组成，下堂轩的大门都是石头大门，上堂轩大门是花木格子的壁板，上中下大门两边或书或刻烫金对联，其中正中堂轩的对联印象最深：“饮水思源岁岁勿忘祖宗德，承先后启家家期望子孙贤”。许多人家的外墙上挂着蓑衣、斗笠，筛子、竹扁这些古老器物，宽窄不一的弄巷，曲径通幽，连接着家家户户。有的弄巷里还摆放着石磨或纺线车，从旁边经过，穿越时空的隧道，仿佛回到远古时代，耳边响起轰隆隆的石磨声和叽叽吱吱的纺车声。几位老媪安详地坐在门前的空地上，用棒槌拍打着刚从地里收回的黄豆角，或坐在小板凳上择菜，一脸的幸福祥和。身边不时走过肩挑黄豆或玉米棒的老伯，和我们友善地点头打着招呼。

这些古老的建筑，何年修建？其中的“祈福堂”门口

的匾额上标注着：始建年代不详，同治庚午年（公元1870年）重修。这座老屋为何保持得如此完好？金鹰村年过半百的老支书殷响东向我们娓娓道来：蔡家畈老屋的人没有一个是姓蔡的，清一色的姓殷。为何蔡家畈的人不姓殷？引起了我们极大的兴趣，殷响东告诉我们，这里原本没有姓殷的，当时是蔡家在这里居住，蔡家生了几个女孩，其中一个招赘姓殷的作上门女婿，在入赘时，就约定，只要生了孩子都姓殷，后来蔡家姑娘一直没有生育，后又抱一姓殷的承嗣，所以殷氏就取代了蔡姓，慢慢地殷家兴旺，繁衍一代又一代殷氏子孙。为了不忘外婆家训，一直沿用蔡家畈这个名字。殷家人秉承祖德，谨遵家训，立家本，勤耕读，爱国心，守法纪，数十年没有出现一例违法违纪的现象，更没有出现过一例刑事案件。讲到这里，殷响东的脸上充满着无比的自豪。

吃午饭时，发现那处农家乐的大门上贴有鲜红的对联，格外的醒目，不光对文有诗意，饱含着对家人、老师、家族的感恩，表达了自强不息的昂扬斗志，而且字体俊秀、大气，非一般人之手挥就而成，农家乐的女主人乐呵呵地告诉我，她家两个女儿爱读书，都是大学生，大女儿研究生在读，小女儿今年考起了安徽大学，这是前几天家里办谢师宴时，族叔写的对联。说着说着，女主人脸上喜悦之情溢于言表。殷响东接过话茬，殷家人历来有尊师重教的传统，虽然这里去过很穷，但殷家人穷不能穷孩子，再苦再难也要让孩子读书。且不说在科举时期，这里出过内阁中书，进士、县令，单说现如今九十八户，三百八十七人的古村落，恢复高考制度以来，这里走出了上百名大学生，其中一本三十七人，研究生八人，博士三人。既有在县市各部门工作的领导，又有企业高管，还有书法家。

殷响东介绍，上世纪九十年代就有外地的人出高价收购老屋的花格子门窗，当时一扇窗子可以卖到六百元，有少数村民就动心，我说现在一扇古代的窗子卖六百，再过十年，你拿六千甚至六万都买不回来！在县乡政府的高度重视下，如今，村民们的保护意识逐渐增强，这座古老的房子才得以完好地保存下来。

鹧鸪天

咏牵牛花

□ 吴家春

绿叶青藤簇簇花。朝颜靛颊笑飞霞。爬墙独爱窃红粉，倚竹钟情会玉娃。非俗物，属奇葩。平生最喜小哥哥。莫言前路无知己，百万儿郎抢揭纱。

汉字

□ 洪佑良

从甲骨和竹筒上
汉字一路跟踉跄跄走来
在时间的搀扶下
逐渐稳住身子
成为典籍和史料中
最真实的见证
诗人总喜欢又尖又亮的汉字
用一根金线将它们串起来
期望在寂寞的时候
发出耀眼的光芒
大部分的时候
汉字被纸背负着
跌入纸篓，扔进垃圾
与历史的枯草一起湮埋
越埋越深越埋越坚硬
被一拨又一拨的耕者
翻出，再反复晾晒

山菊花

□ 蔡同伟

风霜为你梳妆
枯草为你鼓掌
好一个美丽的乡间女子
在秋的舞台大方亮相

金黄的脸庞
微笑在沟壑山岗
亮丽了山乡的风光
生动了秋天的景象

我从都市而来
专程把你造访
迷你灿烂的笑容
闻你幽幽的芳香

从你的身上
我读出了生命的顽强
从你的芳香中
我汲取到精神的滋养

我的情绪被感染
心境如你一样鲜亮
多想把你带回家
于我的日子中绽放

秋园黄花带露开

□ 崔尚珍

